青樓夢/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六回　裝詐偽巧施詭計　酬情義允訂絲蘿

下一回▶

話說拜林一番慢吞吞的說話，弄得挹香十分難過，甚至向拜林發急。拜林道：你不要發急，方才是上場白，如今正書來了。話說這幾天在家無事，欲想到外邊去玩玩，所以駕言出遊，以寫吾憂。那裡知道惹了一腔憤懣而歸。本欲來告訴你，恐你抑鬱，所以今日邀了夢仙弟，在此商量一個婉轉勸導之法，再來告你。恰好你來，如今只好對你直說了。昨自我至留香閣，愛姐拿一張簽訣與我看，卻是下下籤。其簽句云：

姻緣五百年前定，豈有無端繫赤絲。

寄語汝曹休錯意，重歌卻扇有新詩。

我看了這簽，便問他什麼用的，他說為你求的。我說此簽正合姻緣，神明果驗，姐姐可以放心了。他說：『此簽君謂之佳，只好君，人說之。本來我看香弟弟這人雖稱忠厚，究欠誠實，而旦耽情花柳，日事遨遊。他到我處，雖浪揮了許多纏頭，我也與他零用不少，他之情義，也算酬還的了。如今煩君婉語對他說，叫他莫要望我終身相訂了。』我聽此言，連忙替你辯的說道：『此簽正合香弟姻緣，姐姐解誤了。那第一句是說姐姐與香弟的姻緣，乃五百年前預定的。第二句是說豈有無端遂能繫紅絲之意。第三句明叫姐姐與香弟莫要錯過訂姻主意。第四句是說你們舊好新婚，豈非重歌卻扇，而可譜人新

詩佳話耶？』代你如此解說，如此出力，那知他固執不通，堅詞回絕。我又說：『凡事三思為上，姐姐固執如斯，我也不好苦勸。但願姐姐慧眼，也能得香弟這般人相訂，我鄒拜林心也平了。』如今對你說了，你也該覺悟，花月閒情，究竟是出岫之雲，不可作準的。癡郎，如今把這個癡念絕了罷。用功讀書，詩書中豈無美質不必癡心妄想了。」

挹香聽罷，宛如冷水淋頭，如木偶般，絕不做聲，眼中的淚不住的淌將出來。停了半響，想到「愛姐這人，不至薄情如此。但拜林卻說得十分真切，況且婦人家最信神佛，莫非果有其事麼？」又想道：「決無此事的，我且試他一試，就可解我疑了。」

胸有成竹，便歎道：「林哥哥，此事果真麼？」拜林道：「那個來哄你？」挹香道：「事若果真，我也不要做人了。」說罷眼中流淚，向夢仙輕輕的附耳說道：「夢仙哥，我如今勘破塵緣，不要做人了。芒鞋竹杖，情願飄泊四方。家中諸事，你們二人如念舊情，尚祈照拂。林哥哥我也不同他說了。」言畢，將衣一灑，竟飄然而去。

急得夢仙手足無措，忙對拜林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同他嬉戲，他竟信以為真，說什麼不要做人，托我們照拂家事，扯也扯不住，竟是去了。倘若果真勘破紅塵，遨遊學道，一則對不住愛姐，二則有何言語去對他二老？」斯時拜林也嚇得目瞪口呆，又不捨好兄弟遽然分別，自悔千不該萬不該將他至要緊的心事騙他。如今事已如此，便扯了夢仙，沒命的趕來。

再說挹香心裡打譜．意謂果有此事，他必要來相勸。無其事亦要追來說明。且於巷口酒店飲酒相待，倘他們不來，我再回去細問未遲。

正飲間，只見二人氣喘不隹，急急的奔來。看見挹香，如獲珍寶一般，便拿住了道：「好弟弟，我是騙騙你，你為什麼認起真來？

挹香道：「林哥哥，你也莫來安慰我了，婦人家本來水性楊花的。」夢仙接口道：「真個不是。」挹香道：「可真個不是？」拜林道：「自然。」挹香拍手大笑道：「我勘破紅塵也真個不是。曉得你們騙我，我甚疑惑，故設此計。林哥，我倒未被你哄信，你反墮我術中了。」

拜林指著挹香道：「狡猾如你，亦為至矣。如今實對你說了罷，明日你須往留香閣，愛姐要與你親訂終身。」挹香道：「這話真乎？」拜林道：「如今不來騙你了。」挹香

早喜得手舞足蹈。遂又吃了一巡酒，然後歸去。

明日，挹香至早抽身，往留香閣來。愛卿見而甚喜，便道：「你三個月不來了。聞你日夕用功，已臻妙境，我甚欽慕。」挹香聽了，接口道：「我自蒙姐姐說了「一定不移」之語，又加善言勸誘，是以努力芸窗，欲思報命。說起這句『一定不移』之語，昨日我幾乎要去做和尚了。」

愛卿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講究，我倒不解。」挹香道：「我自從姐姐許了這句『一定不移』之語，曾與拜林哥說過。昨日林哥與夢仙哥飲酒，我去看他，他說什麼姐姐求了一張簽，十分不得意，叫他來回復我，『一定不移』之語要易去，不』字，換一『要』字上去。我聽了此語，苦得如木偶一般。又想姐姐非如此之人，是以托言為僧而出。他們信以為真，竟頻頻追趕。我知他們要來追趕，於巷口酒鋪中候之。後來追至，方始說明是假。我想姐姐真有此言，我也真個要去做和尚了。」

愛卿聽了暗笑：「他果以『一定不移，之語，竟做了媒人。今他既肯用功，我趁此時就面許了罷。」便帶笑道：「癡郎，天下鍾情之輩，惟君首矣。你不知妾之欽慕於君，已有二年之久。但見君終朝遊戲，所以不敢訂君。君既肯安心書館，我可直言相告了。我雖蒙君寵愛，未識府上能從君所欲否，這也不可不慮。」

挹香見有允許之情，便道：「僕恐姐姐不注鄙人，是為可慮。若說家事，但請放心，待我善告二親，定可應允。」愛卿道：「我輩既墮曲院，恐未免有狹邪之嫌。」挹香道：「姐姐勿憂。昔關盼盼從張尚書，千古傳為盛事，亦是舞榭歌臺之輩。但求立放屠刀，即成善果。」愛卿點頭道：「如此麼……」說了半句，便低頭不語。

挹香知愛卿不好出口，也頤不得了，便老著臉兒道：「算數就是了。」說著自己也覺慚恧，便將身子蹲倒，將臉兒垂向愛卿懷內，說道：「是不是？」

愛卿道：「妾事君子，固所願也，但望君奮力芸窗，早游泮水，一則姐妹行中亦可箝口；二則妾本欲從於你，猶恐你堂上不依，倘君博得一巾，不惟堂上歡喜，就是我到你家裡，也可有顏了。不然日事遨遊，終朝嬉戲，既不能功名成就，偏將花柳關心，烏能博堂上之歡哉中？」挹香道：「姊姊放心，我明年求得功名，來迎姊便了。」

愛卿大喜，命疱人治席相款。二人愈加親愛，彼此歡心。

愛卿又道：「府上二親之前，你勿自陳，須托一人去說方妥。」挹香道：「仍托林哥方妙。」愛卿笑道：「林哥哥倒是你的說客。前者為了我，你又托他來探我；及至我露了口風，你又托他來作伐；如今我允了，又要他到家中去陳說。」挹香笑道：「非是我要他費唇費舌，就是前探姊姊之事，也是恐姐姐不念鄙人，我若草率而言，未免大家羞澀。幸虧他從中撮合，方有今日面訂。倘不央他，只怕姊姊不言，我也不問，各注心懷，不知何時方就。況且我家有許多人來作媒，因為姐姐，盡行回絕。倘不再訂良緣，吾心更悶矣。」

說罷，二人傳杯弄盞，都飲得酩酊大醉。愛卿則玉山雙頹，挹香亦兩眼模糊。挹香道：「姐姐，我今日不回了。」愛卿偏令挹香回去。及至挹香要回，愛卿又叫他勿回，挹香反不肯聽而偏要回。鬧到後來，挹香究竟宿於留香閣而未曾回。

明日，挹香始回，心中喜甚，因得詩一絕：

不棄寒儒眼顧青，幾回密訂碧紗屏。

癡情願作司香尉，從此花前常繫鈴。

吟罷，詣鄒宅述訂盟事，復央拜林作說客。拜林道：「我不去的了。前者尊嫂一個女流，尚且說他不過，何況你們伯父何等謙謙有禮善為說詞的人，只消兩三語，必受下風。」挹香道：「這便如何？」拜林道：「你若必要我去，你須再央一人同去幫助方好。」挹香道：「姚夢兄倒也來得，不如托他同去可好？」拜林道：「使得。」

挹香復詣姚宅，邀了夢仙至拜林處吃了午膳，又坐了一回。拜林道：「香弟弟，你不要造次，須想一番言語如何，方可前去。」夢汕道：「林哥之言誠是，萬一說錯，反為弄壞，豈非佳話不成麼？」挹香道：「大都說法，只消如此這般，餘者見景生情，察言觀色，就不妨了。」

二人稱善，各自抽身。挹香在鄒宅候信。

不知二人到金家如何說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